

苏联目录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彭 斐 章

苏联目录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和复杂的发展道路。在沙皇时代,目录学得不到重视与支持,发展非常缓慢,虽然在十九世纪初期一些进步的俄罗斯目录学家如索必科夫(В. С. Сопиков)——被称为俄罗斯目录学之父,阿拉斯塔谢维奇(В. Г. Анастасевич)等的著述中,在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言论中,在二十世纪初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目录学家的书目文献和目录学论著中,都曾经论述过有关目录学的原理,1899年建立的莫斯科目录学小组,1900年在莫斯科大学成立的俄罗斯目录学协会,这些早期建立起来的目录学组织,注意到对于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还出版了《图书学》和《目录学通报》等刊物,进行学术交流,但是,还谈不上是建立在真正科学基础上的目录学研究。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苏联目录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年代,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曾经多次地指出目录学对于科学的发展、国民经济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的重要作用。

在苏维埃时代,目录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开始得到加强,全国目录学界的学术活动,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目录学研究机构的建立,目录学论著、论文集、定期刊物的出版,涌现出一批目录学家如:博德那尔斯基(Б. С. Боднарский)、兹多布诺夫(Н. В. Здобнов)、马萨诺夫(И. Ф. Масанов)、雷斯金(Е. И. Рыскин)、西蒙(К. Р. Симон)、特罗帕夫斯基(Л. Н. Троповский)、福明(А. Г. Фомин)、沙穆林(Е. И. Шамурин)、艾亨戈列茨(А. Д. Эйхенголец)等,在发展和巩固苏联目录学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十年代以来,苏共中央《关于改善全国图书馆事业的现状与措施》(1959年)和《关于提高图书馆在对劳动人民共产主义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1974年)的决议,为苏联图书馆事业和书目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标志着苏联目录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本文拟对这一时期苏联目录学研究的现状作一简略的论述。

二十多年来苏联目录学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加强了目录学理论的研究。五十年代末期苏联目录学界就B. H. 杰尼西也夫著的《普通目录学》——图书馆中等技术学校学生用的教学参改资料(1954年),和A. Д. 艾亨戈列茨教授主编的《普通目录学》——图书馆学院教科书(1957年)的出版,开展了一场关于有争论价值的目录学理论问题的讨论,集中在下列问题:在苏联,目录学理论是否发展了?目录学有没有自己的理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任务,它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关于书目类型的划分等问题,展开了大讨论。通过讨论,以大量事例说明苏联目录学是俄罗斯目录学优秀遗产的直接继承者,苏联目录学理论已经存在并且正在向前发展,虽然它还存在着前进中的问题,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内容和独有的研究方法。通过讨论取

得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明确了目录学的对象和任务，确定了目录学理论在整个目录学中的地位。我们知道，在苏联，长期以来将“书目”和“目录学”这两个概念混同起来，通过辩论以后，开始摆脱那种对目录学狭隘理解的束缚，结束了长期存在着的“混乱现象”。在近年出版的目录学专著和最新的目录学教科书《目录学普通教程》中，明确了书目的文献情报概念，这个概念是建立在对书目活动根本问题的深刻的逻辑分析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到现代哲学、科学学、情报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的成就，奠基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思想，能够完善整个书目活动。以书目的社会实践为自己对象的学科——目录学（Библиографоведение）的理解和确立，是保证苏联目录学作为科学知识门类进一步发展的原则性的基础。《目录学》这个术语已经成为科学的日常现象，但是，目录学界还有一些人不能准确地理解这一新词。问题不在于术语本身，而在于跟随着术语后面的实质。《目录学》术语愈来愈广泛地被人们所接受，一方面反映了书目活动范围迅速扩大，目录学的社会威望和任务的复杂性的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也反映了目录学作为社会现象这一完整概念性质的理解的重大变革。

目录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反映在近年来出版的一大批目录学专著和普通目录学和专科学术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资料。就以苏联普通目录学为例，我们大家都知道，作为高等图书馆学专业教科书《普通目录学》（1957年），《目录学普通教程》（1969年），《目录学普通教程》（1981年），每修订一次，在目录学理论部分都有提高，这说明了教科书概括和总结了苏联目录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及时地反映目录学最新的研究动向。而在目录学领域里开展科学研究，取得突出成果的学者，得到了苏联政府的表彰。例如苏联国立莫斯科文化学院普通目录学教研室主任、教育学博士O. П. 科尔舒诺夫（Коршунов）教授由于他在科学和教育活动中的功勋，他是一系列目录学大型著作的作者：《目录学一般理论问题》（莫斯科，1975年），《苏维埃目录学：现状、问题、前景》（莫斯科，1977年），与A. И. 巴尔苏克合著，《普通目录学基础理论》（莫斯科，1978年），《苏维埃书目分类问题》（莫斯科，1979年），《目录学普通教程》（莫斯科，1981年，科尔舒诺夫主编）。他还是一系列专科学术教科书中的执笔人之一，他关心图书馆干部的目录学训练，他写了题为《在现代要求水平上》一文刊登在《苏联目录学》杂志1980年第4期上，对他在论文中所阐述的问题引起了专家们的争论，在制订的新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改革的实施中都考虑吸收了他的建议。他还积极地参加社会工作，因此，他于1982年3月3日获得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科学活动家》的光荣称号。

苏联目录学界特别强调对于科学理论推荐的态度，不容许在实践中轻视科学上拥有的成就，没有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目录学研究所达到的优秀成果，去用以指导实践，实践是不可能顺利发展的。近来苏联目录学的科学潜力迅速增长，研究课题更加广泛和深入了。目录学逐渐变成所有现实的复杂的书目过程的直接参加者和促进者。苏联现代目录学的任务是使每一个目录学家都深刻懂得，他的活动的真正价值是在于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促进进步人类当前各项伟大任务的实现，使目录学成为改善书目实践活动的真正杠杆，成为书目实践活动科学管理和预测的坚实基础。

二

掌握科学探索的现代方法的方法成熟的程度，是衡量一门科学是否具有现代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苏联目录学长时间是在经验叙述性的基础上发展的。由于受“目录学是关于图书的科学”的传统定义的束缚，查明、选择、著录、分类和文献的评价看成是研究图书的特殊的方法。现在，目录学作为图书的科学的课程的专业化的客观基础，逐渐消失了。过去目

录学研究采用的是人文科学所采用的一般的方法：历史法，比较法，文献分析法，实际事实观察的记载和概括的方法等。现代科学正经历着在科学认识活动的性质、方式方法巨大变革的时代。随着解决科学问题的复杂性急剧增长接着而来的对科学知识准确性的要求不断提高。最近二十年来，苏联目录学界由于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对于方法问题的研究，有所加强。

首先，表现在对读者书目情报需求和书目利用效果的广泛调查和分析。如在1968—1970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共和国和省的图书馆合作，在39所大众图书馆的基础上对推荐书目在指导阅读中的效果进行了调查，观察了六万个读者，分析了五万八千个读者咨询，将近三千个读者记录，进行了一千多个完整的读者登记请求，和一系列其它措施。进行这一工作的方法、资料 and 结果，分别反映在《苏联图书宣传体系中的推荐书目》和《指导阅读中的推荐书目》为标题的出版物上。巨大的事实和统计资料，不但丰富了目录学的科学知识宝库，而且也吸引着目录学家的兴趣。当前就是要加速由积累数据和事实的阶段向理论加工和总结分析的阶段过渡，否则就会陷入自我欣赏事实积累的现实危险。

其次，是在一定范围内运用数学的方法，也就是目录学知识数学化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在苏联目录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运用这一新的方法也必然遇到一些阻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阻力来自：第一，大部分目录学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受的是高等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不具备数理逻辑方面的素养；第二，目录学知识数学化，必然会引起内部的阻力，这些阻力来自习惯于传统的人文科学思想方式的阻力；第三，目录学知识数学化要求目录学本身的发展要具备足够高的水平，因为准确性要求高的数学方法，不可能在那些概念或者问题不够明确的地方运用。

再次，系统论的方法在目录学中的运用，是近年来苏联目录学研究方法的新特点。目录学运用系统论来研究推荐书目、主题目录和其它书目方面。图戈夫(Ю. М. Тугов)在他的题为《推荐书目—系统研究的对象》和《论推荐书目的结构》的文章中提出将系统论的一般方法运用到推荐书目的研究，这是在推荐书目中运用系统论的第一次尝试，他的文章的功绩在于力图从方法上丰富我们的理论思维，这些问题，苏联目录学界未曾探讨过。这种方法不仅适应于推荐书目理论，而且对整个目录学都是适用的，苏联目录学界近年来对于目录学研究方法问题的兴趣逐步在增长，但是，应当在鼓励和进一步促进目录学方法问题研究的同时，克服存在于目录学家之中对待这一研究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好象对于书目实践的《抽象论》是不必要的和要求过于苛刻。须知在任何学科中轻视方法的和逻辑认识的观点都是非常危险的。

三

苏联目录学界近年来在进行一些重大理论课题的探讨，开展一些涉及面较广的大型调查研究项目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主要在于合理地组织目录学的研究工作。尽力扩大和加深目录学工作者、图书馆学工作者、情报学工作者和图书学工作者之间创造性的合作，事业上的联系、协调和协作。任何一门科学的最优组织基础和主要组成，是通过长远的和近期的科学研究规划。没有计划或者计划不科学，就会招致人力、物力的分散。在现阶段，科学研究成就的取得在于科学集体力量的联合，将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力量集中围绕大型的、最重要的综合课题来进行。

1971年10月1日苏联文化部《关于进一步改善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科学研究组织的措施》的命令在计划和协调各部门之间科学研究活动的协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命令中确定了科学研

研究的主攻方向和批准了负责重要课题研究任务的领头科研机构,为协调图书馆与高等图书馆学院校的研究工作,为编制全国联合协调规划,提供了前提条件。

为了统一全苏各系统之间的图书馆学和目录学、图书学的科学研究,在苏联文化部之下设立国家图书馆联络委员会,对建立全国各系统各部门图书馆之间的协调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1982年3月,这个委员会批准了《1981—1985年关于图书馆学、目录学和图书学科学研究工作全苏协调规划》,《目录学发展问题》占规划中的一章,反映着在行将到来的年代里进一步改善书目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发展趋向。其中如《在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社会书目情报的社会作用》,《书目和思想斗争》等,关于提高推荐书目效果的研究作为现实任务,在协调规划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为了解决地区国民经济的任务,地方文献书目的研究占有一定的比重。此外,还列有关于建立书目情报服务统一体系的问题等。确定全苏国立列宁图书馆承担全苏图书馆学、目录学和图书学的科学研究协调中心的职务。下面分为各领头的科研机构,所属各部之间的课题委员会,课题研究小组。从苏联目录学科学研究远景规划来看,主要体现出进行基础研究的倾向,在围绕大型综合课题力量协调的基础上,强调课题集中化的原则,广泛地吸引各部门所属图书馆机构参加。现阶段可以说是苏联书目过程技术装备的开始,关于国家自动化书目体系问题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在协调规划中确定由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负责出版连续性论文集《目录学问题》,这个论文集的首要任务是总结和阐明现阶段苏联目录学发展的趋势,为目录学工作者开辟了一个新的论坛。

协调规划中关于目录学理论、方法和组织问题的研究注意不够。当前对于加速发展苏联目录学研究,提高目录学研究的效果和质量的障碍是各类型图书馆书目机构、科学情报机构和在进行研究工作的高等图书馆学院校等各部门之间的分离性。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目前正采取下列措施:实行重大题材集中化措施,协调机构应当依靠一大批专家、实际工作者确定最有远见和经过长期预测而又能够完成的研究课题,加速对科研选题计划和完成任务的结论和分析的通报工作。缩短科学研究管理的多阶段性,采取二至三个环节的科学研究管理最优体系,尽可能提高领头机构的威望,增强科研潜力,赋予相应的权力,同时要提高领头机构研究一定课题的责任感,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主要科研力量不致浪费在解决次要任务上,使得专家和学者不致错过远景方向,能及时地预计到科学发展的新方向。

四

加强目录学教学和研究的联系,为开展目录学研究提供高级专业熟练程度研究干部的保障。目录学教学需要最新科研成果来充实、更新教学内容,为新的学科分支的生长,开辟前进的道路。目录学研究又需要教学机构为之培养输送具有专业熟练程度较高的研究人才。因此,目录学教学与科学研究是息息相关的。获得科学劳动的最高成效,必须有高质量的科研干部队伍。

1975年苏联文化部部务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培养高级熟练程度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决定,在决定中确定旨在保证图书馆事业专家高度专业素养,能够积极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进一步发展高等学校和提高专家培养质量》的决议(1979年)确定了完善全国高等教育整个体系的基本方向,决议强调培养广泛的专业素养,深刻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素养,加强基础训练,提高普通科学和专业课程的理论水平,巩固教学与先进生产实践联系的必要性。

当前,苏联已经建立起一个高等图书馆学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包括16所文化学院,

5所大学，5所师范学院，1所艺术学院，在这些院校中设有图书馆学系或专业，每年培养数千名图书馆员和书目员。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基辅文化学院下面设立了研究生院，扩大了研究生招生名额，每年招收的研究生中有40—50%的人选择目录学课题作为学位论文来研究。尽管数量上的跃进，但是，在目录学研究干部的保障仍然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这是因为文化学院所属的研究生院当前培养目标是教师，而非研究人员。未来的职业的性质在他的培养上留下了不可避免的痕迹。学位论文数量的增加，没有在课题上的改变，历史研究的题材占的比重太大，1971—1975年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总共通过的副博士学位论文143篇，其中36篇是论述历史的题材，还有20篇论文历史观点占中心地位，因此，在1971—1975年间通过的学位论文，带有历史性题材的占了三分之一。并不是说这些题材不应当研究，而是，当前目录学许多重要的现实性很强的课题，没有人研究，如苏联目录事业的组织，书目过程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研究，比较目录学，书目计量学的研究，书目方法论的研究等，应当把研究生这支力量组织到完成苏联目录学研究的远景规划中来。

过去缺乏通过博士学位的单独机构，现在苏联最高考核委员会决定在全苏国立列宁图书馆下面设立具有进行图书学、图书馆学、目录学全套学科方面博士论文答辩权利的专业委员会。关于实施图书情报科学副博士和博士统一学位的问题，早已成熟，（包括内部的专业方向，图书学、目录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以代替现有的怎么也不能证明是正确的教育学、哲学、历史学等学位，而应当按自己基本学科内容的图书情报学学位。

解决这些任务，使目录学的科学研究工作水平能够提高到新的和更高的程度，不仅仅考虑到研究人员的数量的增长，而且首先要注意培养高级熟练专门程度。

总之，要达到提高目录学研究的效果和质量，必须与加强基础研究，巩固与书目实践的密切联系，完善科学研究工作的协调和协作计划，加强科学研究干部的培训等项任务联系起来。这些任务的解决直接关系到苏联目录学的进一步发展。